

## 孔安國《尚書》博士身份及相關問題覆議

高 爭 爭\*

### 〈目 次〉

- |                              |                             |
|------------------------------|-----------------------------|
| I. 緒 論                       | IV. 張生傳伏氏學爲武帝朝第一任<br>《尚書》博士 |
| II. 兒寬詣博士不應從孔安國受伏<br>氏今文《尚書》 | V. 結 論                      |
| III. 孔安國居尊魯《詩》博士值遇<br>兒寬     |                             |

### I. 緒 論

孔安國的《尚書》博士身份及其師承，實際上是交織在一起的一組問題，涉及三個方面。一方面是孔安國與伏生的關係，一方面是孔安國的今文《尚書》師承和其是否任《尚書》博士，另一方面是武帝建元登極以來，首位《尚書》博士身份的確認。

關於孔安國與《尚書》學，其師承及博士身份的記錄，從目前可見文獻來看出自《史記·儒林列傳》，茲錄其文如下：

“中公獨以《詩經》爲訓以教，無傳(疑)，疑者則闕不傳。蘭陵王臧既受《詩》，以事孝景帝爲太子少傅，免去。今上初即位，臧乃上書宿衛上，累遷，一歲中爲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中公，綰爲御史大夫。綰、臧請

\* 高麗大學校 中日語文學科 博士修了，高麗大學校 4階段 BK21 中日教育研究團 參與大學生。

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天子使使東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至，見天子。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爲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爲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竇太后好《老子》言，不說儒術，得趙綰、王臧之過以讓上，上因廢明堂事，盡下趙綰、王臧吏，後皆自殺。申公亦疾免以歸，數年卒。”

“弟子爲博士者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周霸至膠西內史，夏寬至城陽內史，碭魯賜至東海太守，蘭陵繆生至長沙內史，徐偃爲膠西中尉，鄒人闕門慶忌爲膠東內史。其治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好學。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數。言《詩》雖殊，多本於申公。”<sup>1)</sup>

“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歐陽生教千乘兒寬。兒寬既通《尚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兒寬貧無資用，常爲弟子都養，及時時間行傭賃，以給衣食。行常帶經，止息則誦習之。以試第次，補廷尉史。是時張湯方鄉學，以爲奏讞掾，以古法議決疑大獄，而愛幸寬……張生亦爲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微，不能明也。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sup>2)</sup>

司馬遷這裡明文寫到魯申培公獨傳《詩經》，孔安國從其受業，所受必然是魯《詩》。於“弟子爲博士者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一文，則可知孔安國確實居尊博士之席。又受《尚書》學的兒寬曾詣博士，拜安國門下，學界歷來認爲孔安國當時的博士身份乃《尚書》學，如《漢書·孔光傳》明言：“安國、延年皆以治《尚書》爲武帝博士。”<sup>3)</sup>後至《孔子家語·後序》又言其學師承，道：“子國少學《詩》於申公，受《尚書》於伏生，長則博覽經傳，問無常師，年四十爲諫議大夫，遷侍中博士。”<sup>4)</sup>今人蔣善國說：“孔安國對於今、古文的傳授，有同等的功勞。他是今文《尚書》博士，由他的弟子

1) 司馬遷，《史記·儒林列傳》，北京：中華書局，2013，3765頁。

2) 司馬遷，《史記·儒林列傳》，北京：中華書局，2013，3769-3770頁。

3) 班固，《漢書·匡張孔馬傳》，北京：中華書局，1983，3352頁。

4) 陳士珂 輯 崔濤 點校，《孔子家語疏證·後序》，南京：鳳凰出版社，2017，325頁。

兒寬一系，演成歐陽、大·小夏侯三派……說到孔氏家學，卻祇有今文可考，沒有古文傳授。”<sup>5)</sup>程元敏先生於《尚書學史》中指出：“安國治伏生今學，不詳所受”，<sup>6)</sup>又“安國為今文《尚書》博士，授今文《尚書》於兒寬”，<sup>7)</sup>樊波成、晏子然在《西漢初置師法考論》一文中認為：“在歐陽高之前，擔任《尚書》博士的有張生、孔安國、孔延年等”，又言：“漢代《尚書》學之傳授始於伏生……伏生弟子有記載的僅有歐陽容和張生，張生還曾在景帝朝擔任《尚書》博士……孔安國當是漢武帝的首任《尚書》博士。其後，孔安國侄孔延年亦以《尚書》為博士。”<sup>8)</sup>勿煩贅舉，從以上《史記》、《漢書》與《孔子家語·後序》等文獻可以明顯地看到孔安國的學術履歷呈現出了從“為博士”到“治今文《尚書》學”再到“師承伏生”的補繕痕跡。反之，筆者認為正確的敘事邏輯應當是從師承、治學再到為博士。今人學者則似乎未詳審司馬遷於《儒林列傳》中各經師承敘事的整體佈局，加之忽視了孔安國所受魯《詩》之學的出身，從而多於《漢書》以來的觀點相合。於此，發覆如下文。

## II. 兒寬詣博士不應從孔安國受伏氏今文《尚書》

通過前文原典文獻可知，《史記》意欲表達的今文《尚書》傳承的正宗是“伏生—張生、歐陽生—兒寬”。文中“兒寬既通《尚書》，以文學應郡舉”云云，是《儒林列傳》所附的“兒寬小傳”。考察司馬遷插入的《兒寬傳》，其“以文學應郡舉”之事，就是以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之屬的身份“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sup>9)</sup>朝廷官置博士弟子員肇自公孫弘復為學官之後的建言，《史記·儒林列傳》中言及此事所引用的制詔文中有“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

5) 蔣善國，《尚書綜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78頁。

6) 程元敏，《尚書學史》，高雄：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8，645頁。

7) 程元敏，《尚書學史》，高雄：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8，644頁。

8) 樊波成、晏子然，《西漢初置師法考論》，《孔子研究》02，2018，91-100頁。

9) 司馬遷，《史記·儒林列傳》，北京：中華書局，2013，3763頁。

議曰”云云，<sup>10)</sup>據《漢書·百官公卿表》的記錄：“(元朔二年)蓼侯孔臧爲太常，三年坐南陵橋壞衣冠道絕免。”<sup>11)</sup>考之《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元朔三年(前126)，侯臧坐爲太常，南陵橋壞，衣冠車不得度，國除。”<sup>12)</sup>可知《漢書》此處“三年”前缺“元朔”二字。而《漢書·武帝紀》將太常、公孫弘議定此事繫於元朔五年夏六月，即公元前124年，<sup>13)</sup>此時孔臧早已罷免太常，《武帝紀》說斷然不可信。我們認爲，朝廷官置博士弟子人員當是公元前127之事。兒寬於博士受業期滿之後“以試第次，補廷尉史”，結識了張湯。又考之《酷吏列傳》，有文：“是時上方鄉文學，湯決大獄，欲傳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亭疑法。奏讞疑事，必豫先爲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決法廷尉挾令，揚主之明。”<sup>14)</sup>這一內容與《儒林列傳》中兒寬部分可作互證，所指爲一時一事。又據《漢書·百官公卿表》，元朔三年(前126)“中大夫張湯爲廷尉”，於廷尉供職五年。<sup>15)</sup>再據《漢書·兒寬傳》載：“(兒寬)之北地視畜數年。還至府，上畜簿，會廷尉時有疑奏，已再見卻矣，掾史莫知所爲。寬爲言其意，掾史因使寬爲奏。奏成，讀之皆服，以白廷尉湯。”<sup>16)</sup>也就是說，兒寬入廷尉府以後還去了北地數年，且當兒寬返回時，張湯仍然在廷尉任上，則說明張湯“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或爲元朔三年剛剛上任之初之事。那麼，兒寬受學於博士的時間也約在此際。

又據《孔叢子》載，漢武帝曾意欲讓蓼侯孔臧任御史大夫，孔臧推辭道：“臣世以經學爲業，家傳相承，作爲訓法。然今俗儒繁說遠本，雜以妖妄，難可以教。侍中安國受詔綴集古義，臣乞爲太常，典臣家業，與安國紀綱古訓，使永垂來嗣。”<sup>17)</sup>這裡“侍中安國”一語尤爲值得注意。胡平生認爲孔

10) 司馬遷，《史記·儒林列傳》，北京：中華書局，2013，3118-3119頁。

11) 班固，《漢書·百官公卿表》，北京：中華書局，1983，771頁。

12) 司馬遷，《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北京：中華書局，2013，899-900頁。

13) 班固，《漢書·武帝紀》，北京：中華書局，1983，171-172頁。

14) 司馬遷，《史記·酷吏列傳》，北京：中華書局，2013，3785頁。

15) 班固，《漢書·百官公卿表》，北京：中華書局，1983，772頁。

16) 班固，《漢書·公孫弘卜式兒寬傳》，北京：中華書局，1983，2628-2629頁。

安國於太常任博士前曾歷侍中。<sup>18)</sup>而孔臧於公元前127年任職太常,<sup>19)</sup>若胡說成立,則孔安國當於127年之後入太常博士職,筆者以為此說值得商榷。考之《漢書·百官公卿表》,侍中為加官,給事中亦是加官,通常後者多加於博士。<sup>20)</sup>若依《續漢書》文,侍中官秩比二千石,無員。<sup>21)</sup>而博士的官秩僅六百石,相比於侍中,官秩高下立判,顯然此時(認定為前127年)孔安國已居博士席,再榮拜侍中。就孔安國的具體生年,學界莫衷一是,若擬定孔安國生於漢景帝初,以景帝前元元年為基準,<sup>22)</sup>此時孔安國約30歲,適齡博士之席。參考前面我們簡論的兒寬入太常受學之事,兩者時間相互吻合。

兒寬“詣博士受業”定當是實實在在地求學從而步入仕途,絕非僅是為了“鍍金”而入太常,這也是朝廷為博士置弟子的初心。若按照學界的觀點,所謂孔安國的今文《尚書》學是傳自伏生,兒寬於郡國“既通(今文)《尚書》”,難道入太常於孔安國門下還要繼續受學來自伏生的今文《尚書》嗎?若此,司馬遷的敘述則不合邏輯。顯然,問題並不是出在司馬遷及其《史記》上。如果說孔安國的今文《尚書》真的是傳自伏生或伏生一脈,又引出三個矛盾。

- 
- 17) 孔氏集 傅亞庶集釋,《孔叢文集釋·敘書》,北京:中華書局,2011,447頁。
- 18) 胡平生,〈阜陽雙古堆漢簡與《孔子家語》〉,《國學研究》卷7,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13頁。按:胡文斷孔安國“武帝建元元年,19歲,事武帝為侍中;元朔五年,35歲,為博士。武帝下詔勸學與禮,為博士官置弟子。兒寬應舉,受業孔安國。”
- 19) 班固,《漢書·百官公卿表》,北京:中華書局,1983,771頁。
- 20) 班固,《漢書·百官公卿表》,北京:中華書局,1983,739頁。按:侍中、左右曹、諸吏、散騎、中常侍,皆加官,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將、都尉、尚書、太醫、太官令至郎中,亡員,多至數十人。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諸曹受尚書事,諸吏得舉法,散騎騎并乘輿車。給事中亦加官,所加或大夫、博士、議郎,掌顧問應對,位次中常侍。
- 21) 司馬光,《資治通鑑·漢紀·武帝》,北京:中華書局,2009,609頁。按:《續漢書》曰:“侍中,比二千石,無員。”《漢官儀》曰:“侍中,左蟬、右貂,本秦丞相史,往來殿內,故謂之侍中,分掌乘輿服物,下至褻器虎子之屬。武帝時,孔安國為侍中,以其儒者,特聽掌御座唾壺,朝廷榮之。”
- 22) 按:就孔安國的生年,史無明文。歷來學界多有考證,雖然尚無定說,但大致意見為景帝時人。

第一，《大戴禮記·保傅》言：“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sup>23)</sup>又據張家山漢簡《秦二年律·史律》所載，“史、卜子年十七歲學。史、卜、祝學童學三歲。”<sup>24)</sup>《尉律》言：“學僮十七已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吏。”<sup>25)</sup>由此想見漢世學生於師受經亦應是十餘歲束修以後之事。我們若以13-15歲爲基準的話，孔安國受學的時間約在景帝後元之際(前144-前142)。而依司馬遷之言，伏生於漢文帝世已年逾九十，<sup>26)</sup>則伏、孔二人必不相及，前文《孔子家語》之說顯然不是實錄，乃後人附會而成。伏、孔二人不相及，換言之，伏、孔二人之間有隔代，那麼孔安國理應從伏生弟子受《尚書》。但是，《儒林列傳》中提到伏生的授業弟子精通《尚書》的僅歐陽生和張生二人，這二人與孔安國又幾無瓜葛，此爲學界觀點可疑之一。

第二，《史記·儒林列傳》中還提到“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據此，陳以鳳認爲：“孔安國爲魯人，當時流風所及，當從這些‘山東大師’那裡學到伏生所傳的《尚書》。”<sup>27)</sup>但是，縱觀經學史，我們可以看到幾乎任何一部經都是通過師弟授受的關係來延續學術生命，整部《史記》、《漢書》的記載亦是如此，不可能平白無故地不作師承交待。況且，於山東諸師，司馬遷言其“涉《尚書》”。這一“涉”字并非通達之義，與能否作爲傳人，能否任博士都是不可混淆的。此是學界觀點可疑之二。

第三、司馬遷與孔安國乃同朝爲官的熟人，紀《孔子世家》敘及其子孔伋，其孫孔驩，那麼不可能不知道孔安國博士身份所居哪一經之席位。爲何

23) 方向東 集解，《大戴禮記彙校集解·保傅》，北京：中華書局，2008，377頁。

24) 朱紅林，《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集釋·史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280頁。

25) 段玉裁 注 許惟賢 整理：《說文解字·許序》，南京：鳳凰出版社，2015，1313-1314頁。

26) 司馬遷，《史記·儒林列傳》，北京：中華書局，2013，3769頁。

27) 陳以鳳，《孔安國在漢代《尚書》學傳播中地位和作用》，《北方論叢》01，2010，99-102頁。

不將孔安國放入〈儒林列傳〉伏生《尚書》學脈裡，而祇是敘兒寬事時，順帶提及了孔安國的身份，此是學界觀點可疑之三。故而，本文認為孔安國未從伏生及伏生弟子受今文《尚書》，於太常所任亦非今文《尚書》學博士。

### III. 孔安國居尊魯《詩》博士值遇兒寬

談到這裡，我們再回過頭來看司馬遷於〈儒林列傳〉中《詩》、《書》部分的整體敘事脈絡。申培公曾任楚國太子太傅，《漢書·楚元王傳》又言：“文帝時，聞申公為《詩》最精，以為博士。”<sup>28)</sup>申公既任職郡國，又長期“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sup>29)</sup>即便是於建元元年以安車蒲輪被徵召至朝廷，因所言不合於武帝意，委任以大中大夫，此職秩比千石，與博士不同。<sup>30)</sup>則《楚元王傳》此說不可信。魯《詩》學派真正的高光時刻當始於景帝世，申公門生中年長且較早活躍於政壇的人物是王臧與趙綰，前者以事孝景帝為太子少傅，後者為御史大夫，但這二人既未於景帝朝任魯《詩》博士，又未於武帝朝任魯《詩》博士，兩人同死於建元二年(前139)，<sup>31)</sup>數年後申培公亦謝世。從時間上來看已經迫於武帝置五經博士的公元前136年了。王國維於《漢魏博士考》中僅說：“案文、景時已有《詩》、《書》、《春秋》博士。則武帝所新置者，《易》與《禮》而已。《易》之有博士，始於田王孫，在武帝時。《禮》之有博士，可考者始於後蒼，在昭、宣二帝之世。而蒼又兼傳齊《詩》，不知為齊《詩》博士與？《禮》博士與？疑武帝時《禮》博士或闕

28) 班固，《漢書·楚元王傳》，北京：中華書局，1983，1922頁。

29) 司馬遷，《史記·儒林列傳》，北京：中華書局，2013，3765頁。

30) 班固，《漢書·百官公卿表》，北京：中華書局，1983，727頁。

31) 司馬遷，《史記·萬石張叔列傳》，北京：中華書局，2013，3329頁。按：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以文學獲罪。又〈今上本紀〉云：會竇太后治黃老言，不好儒術，使人微得趙綰等姦利事，召案綰、臧，綰、臧自殺，諸所興為者皆廢(570頁)。

而未補，或以他經博士兼之。未能詳也。”<sup>32)</sup>文、景時三經已設博士，武帝僅置二經而已，但這裡有一個值得考慮的因素，即武帝置五經博士定額五員，而《詩》有三家。王先生亦未明確考及魯《詩》之博士問題，也未談到武帝時韓嬰、轅固生之後的繼任博士。另，博士并非是定職，由一人擔任終生。其官秩僅六百石，實則於很多人而言是仕宦路上的一個跳板。

就齊《詩》而言，司馬遷說：“今上初即位，復以賢良徵固。諸諛儒多疾毀固，曰‘固老’，罷歸之……諸齊人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班固補遷言：“昌邑太傅夏侯始昌最明，自有《傳》。”這就說明了繼齊《詩》第一代宗師轅固生之後，夏侯始昌為繼大任者，但其早先任昌邑王太傅，未居博士。又參考《漢書·夏侯勝傳》，“自董仲舒、韓嬰死後，武帝得始昌，甚重之。始昌明於陰陽，先言柏梁臺災日，至期日果災。”<sup>33)</sup>柏梁臺建於武帝元鼎二年(前115)，而柏梁臺火災發生於太初元年(前104)，相距武帝置五經博士時間已有20餘年。這就說明，轅固生之後，武帝表彰六經之際，齊《詩》博士是缺失的。

司馬遷紀韓《詩》譜系言：“韓生者，燕人也。孝文帝時為博士，景帝時為常山王太傅。韓生推《詩》之意而為《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自是之後，而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韓生孫商為今上博士。”我們再參考《儒林列傳》中對齊《詩》第一代學者的描述，“今上初即位，復以賢良徵固。諸諛儒多疾毀固，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sup>34)</sup>韓嬰或與轅固生年歲相當，至武帝時也當有八、九旬了。司馬遷沒有明確提及韓嬰之子，也就是韓《詩》第二代傳人為博士之事，這就說明韓《詩》第二代博士身份的傳人也是缺失的，亦約值武帝置五經博士之時。而這一時期，申培公衆多門生中任博士者為10餘人，於《儒林列傳》各類經中博士人數首屈一指。實際上說明了這時屬於魯《詩》學的黃金時

32) 王國維，《王國維全集·漢魏博士考》，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107-108頁。

33) 班固，《漢書·睦兩夏侯京翼李傳》，北京：中華書局，1983，3154頁。

34) 司馬遷，《史記·儒林列傳》，北京：中華書局，2013，3768頁。

期，今觀司馬遷《史記》亦取魯《詩》說，除了因魯《詩》學具有“無傳疑”的質樸學風外，其學術影響力亦可見一斑。又司馬遷所記有姓名的魯《詩》博士七位，首於安國，朝廷若延魯《詩》博士，得申公親傳的孔安國則當受徵召。今閱《孔叢子》，有文如下：

“茂子子國、生子印，為諸生，特善《詩》、《禮》而傳之。子印生仲驩，為博士，弘農守，善《春秋》三傳，《公羊》、《谷梁》，訓諸生。仲驩生子立，善《詩》、《書》。”<sup>35)</sup>

“元和二年三月，孝章皇帝東巡過魯，幸闕里……乃召諸孔丈夫年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臨賜酒飯。子和自陳曰……詔曰：‘治何經？’對曰：‘為《詩》、《書》，頗涉《禮》、《傳》。’”<sup>36)</sup>

文中“特善《詩》、《禮》”或應為“特善《詩》、《書》”。又《孔光傳》言：“(孔)霸亦治《尚書》，事太傅夏侯勝，昭帝末年為博士。”武帝以後，孔氏的《尚書》應當是在隸定今文的基礎上，其學說也出現了今、古文合流的現象。而《傳》文中孔光除了引《尚書》論事以外，也有引《詩》，作“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sup>37)</sup>清儒王先謙已考其為魯《詩》，<sup>38)</sup>可見孔氏自安國以下并傳《詩》、《書》，視作家學，孔安國確為魯《詩》博士，且於家族所傳之《詩》應是受自申培公之學。故於經師傳承之事而言，絕不可能出現蔣國善於《兩漢尚書傳授表》中所勾稽出來的“申公治《詩》而別經傳人”之事，<sup>39)</sup>孔安國也不會受人魯《詩》，又為別經博士。

35) 孔氏撰 傅亞庶校釋：《孔叢子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11，452-453頁。

36) 孔氏撰 傅亞庶校釋：《孔叢子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11，475頁。

37) 班固，《漢書·匡張孔馬傳》，北京：中華書局，1983，3352頁。

38) 王先謙撰 吳格點校，《詩三家義集疏》，北京：中華書局，2009，1041頁。

39) 蔣善國，《尚書綜述·兩漢尚書傳授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82-83頁。

#### IV. 張生傳伏氏學爲武帝朝第一任《尚書》博士

我們前文討論了孔安國居魯《詩》博士之事，那麼從反證的角度去看，孔非《尚書》博士的話，同時期的今文《尚書》學，或者說伏氏《尚書》學博士一席是誰呢？前文說兒寬應郡舉入太常約在元朔三年左右。兒寬步入長安之前，受學於伏生弟子歐陽生，歐陽生是伏氏學第二代傳人，兒寬是第三代傳人。基於這樣的梳理，可以想見歐陽生在世的下限應當在武帝之初，且一直於郡國授學，未見其任博士之記錄。歐陽生的同門張生，司馬遷明言其“亦爲博士”，筆者竊意安國任《魯》詩博士之際，張生同朝爲《尚書》博士。

據《史記·袁盎鼂錯列傳》載：“孝文帝時，天下無治《尚書》者，獨聞濟南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乃詔太常使人往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sup>40</sup>從這裡可以看出，〈儒林列傳〉中所提及的張生與歐陽生或爲伏生晚年的弟子，且於鼂錯受《書》時，學業尚未醇熟。〈鼂錯傳〉又言：“（鼂錯）還，因上便宜事，以《書》稱說。詔以爲太子舍人、門大夫、家令。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景帝即位，以錯爲內史……遷爲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sup>41</sup>司馬遷將鼂錯履歷交待得很清楚，從掌故到太子舍人到門大夫，再到家令，再到內史，終於御史大夫。《漢書·爰盎鼂錯傳》：“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書稱說。詔以爲太子舍人，門大夫，遷博士……上善之，於是拜錯爲太子家令。”按照《漢書百官公卿表·詹事》條，詹事，秦官，掌皇后、太子家，有丞。屬官有太子率更、家令、丞，丞六百石。而博士屬太常，官秩亦六百石，則司馬遷所言符合邏輯。“遷博士”或爲班氏據“詔有司舉賢良文學士，錯在選中”所臆補，而王國維先生《漢魏博士考》中取班固說的論斷有所失察。<sup>42</sup>

40) 司馬遷，《史記·袁盎鼂錯鼂錯列傳》，北京：中華書局，2013，3306頁。

41) 司馬遷，《史記·袁盎鼂錯鼂錯列傳》，北京：中華書局，2013，3306頁。

42) 王國維，《王國維全集·漢魏博士考》，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107-108頁。

又鼂錯被誅於景帝三年(前154), 時年46歲, 下距武帝表彰儒學設五經博士尚有近二十年時間。鼂錯去世後或有如賈宜以《書》傳家, 但并非伏生《書》學。前文曾說過, 伏生高足歐陽生與張生《尚書》學成熟較晚, 歐陽生於郡國訓導諸生, 張生的年齡若視作與鼂錯相當, 或稍小於鼂錯, 那麼至兒寬入博士問學之際也當是七十歲左右, 既為《尚書》博士, 很有可能就是從景帝一直到武帝時期。所以司馬遷寫到“張生亦為博士, 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徵, 不能明也”, 其邏輯就是說明張生身為第二代今文《尚書》學博士, 或當終於元朔、元狩年間, 朝廷原本讓作為伏生嫡孫的第三代傳人承續《尚書》博士席, 但於藝不精未能遂意。

於是緊接着司馬遷的敘事就是“自此之後, 魯周霸、孔安國, 洛陽賈嘉, 頗能言《尚書》事”自此之後, 就是指青黃不接之際, 有此三人的家學, “頗能言《尚書》”與前面的“通《尚書》”、“治《尚書》”略有差異, 帶有退而求其次的意思。後來班固纂《儒林傳》將司馬遷的敘述直接改寫為“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 張生為博士。”也正如此, 才能有之後“夏侯《尚書》學”一派的誕生。<sup>43)</sup>但《儒林列傳》中又寫到“孔氏有古文《尚書》, 而安國以今文讀之, 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 蓋《尚書》滋多於是矣。”這顯然是對孔安國“頗能言《尚書》事”的補充, 也為了區別於當時鰲居官方的“伏氏《尚書》學”。也就是說孔安國《尚書》的師承既不是來自伏生, 也不可能來自魯申公, 筆者私以為其今文《尚書》主要是自學加之請益而成, 所傳的古文《尚書》才是使其自成一家的本領。那麼按照前文提及的《孔叢子》文獻, “侍中安國受詔綴集古義”, 這裡的“受詔綴集古義”所指或是安國當時以今文易讀古文《尚書》之事。若如《家語》所說, 孔安國於博士席隸定古文, 那麼兒寬入孔安國門下, 也具備咨問古文的條件。

43) 班固, 《漢書·儒林列傳》, 北京: 中華書局, 1983, 3604頁。按: 夏侯勝, 其先夏侯都尉, 從濟南張生受《尚書》, 以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 勝又事同郡葡卿。葡卿者, 兒寬門人。勝傳從兄子建, 建又事歐陽高。勝至長信少府, 建太子太傅, 自有《傳》。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

## V. 結論

本文基於對《史記·儒林列傳》等文獻的考察，我們與目前學界通識的“孔安國爲武帝朝今文《尚書》博士”說做了商榷。

首先，本文指出了從《史記》到《漢書》再到《孔子家語·後序》所呈現出來的對孔安國學術履歷的補繕痕跡。反觀其之所以能做出這樣的補繕，正說明了漢世學者也於孔安國的“今文《尚書》學博士身份”說有未安之處。

其次，本文認爲“兒寬詣博士受學”之前“既通《尚書》”，則不當重複於博士受學同一師承的同一部經典，也論證了孔安國受學時間與伏生不相及，孔安國不應爲今文《尚書》博士。

再次，我們對司馬遷《儒林列傳》中《詩》、《書》敘事及其佈局做了梳理，提出了三家《詩》中齊、韓分別於開山宗師辭世之後略消沉於魯《詩》。換言之，從景帝開始，以至於武帝置五經博士時，魯《詩》臻於昌盛，而孔安國正是此時居魯《詩》博士席。所以，作爲安國熟人的司馬遷於《儒林列傳》中斷然不可能將安國編入《尚書》學譜系中，而是居申培公博士弟子之首傳魯《詩》。

最後，我們從反證的視角指出孔安國任太常博士時，同僚的伏氏《尚書》學博士應是張生。張生既歷景、武二朝，爲武帝第一任《尚書》博士。

## < 參考文獻 >

- 班固, 《漢書》, 北京: 中華書局, 1983.  
陳士珂 輯 崔濤 點校, 《孔子家語疏證》, 南京: 鳳凰出版社, 2017.  
程元敏, 《尚書學史》, 高雄: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8.  
段玉裁 注 許惟賢 整理, 《說文解字》, 南京: 鳳凰出版社, 2015.  
方向東 集解, 《大戴禮記彙校集解》, 北京: 中華書局, 2008.

- 孔氏集 傅亞庶 集釋, 《孔叢子集釋》, 北京: 中華書局, 2011.
- 劉師培 著 陳居淵 注, 《經學教科書》,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 蔣善國, 《尚書綜述》,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 馬士遠, 《兩漢〈尚書〉學研究》,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4.
- 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 《尚書正義》,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0.
- 王先謙 撰 吳格 點校, 《詩三家義集疏》, 北京: 中華書局, 2009.
- 司馬遷, 《史記》, 北京: 中華書局, 2013.
- 司馬光 編著, 《資治通鑒》, 北京: 中華書局, 2009.
- 孫筱, 《兩漢經學與社會》,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6.
- 王國維, 《王國維全集》,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9.
- 朱廷獻, 《尚書研究》, 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7.
- 朱紅林, 《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集釋》, 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陳以鳳, 〈孔安國在漢代《尚書》學傳播中地位和作用〉, 《北方論叢》01, 2010.
- 樊波成 晏子然, 〈西漢初置師法考論〉, 《孔子研究》02, 2018.
- 胡平生, 〈阜陽雙古堆漢簡與《孔子家語》〉, 《國學研究》07,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0.

### <Abstract>

It is common knowledge in the academic circles that Kong Anguo(孔安國) served as the doctor of JinWen “Shangshu”(今文《尚書》), and this is also a major problem in the history of Confucian classics. Based on many documents such as “Historical Records: Biography of Scholars”, this article re-examines this issue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Kong Anguo did not hold the post of doctor of

Shangshu during Emperor Wu of the Han Dynasty, but took the post of doctor of Lu Shi, about 30 years old at the time. It was also during this period that I met Ni Kuan(兒寬) who had mastered the Jinwen “Shangshu” and came to the school to study. At that time, the scholar of Jinwen “Shangshu” who was a doctor with Kong Anguo at that time should have experienced the two dynasties of Emperor Jing of the Han Dynasty and Emperor Wu of the Han Dynasty.

Key Words : 孔安國(Kong Anguo), “尚書(Shangshu)”, 伏生(FuSheng),  
兒寬(NiKuan)